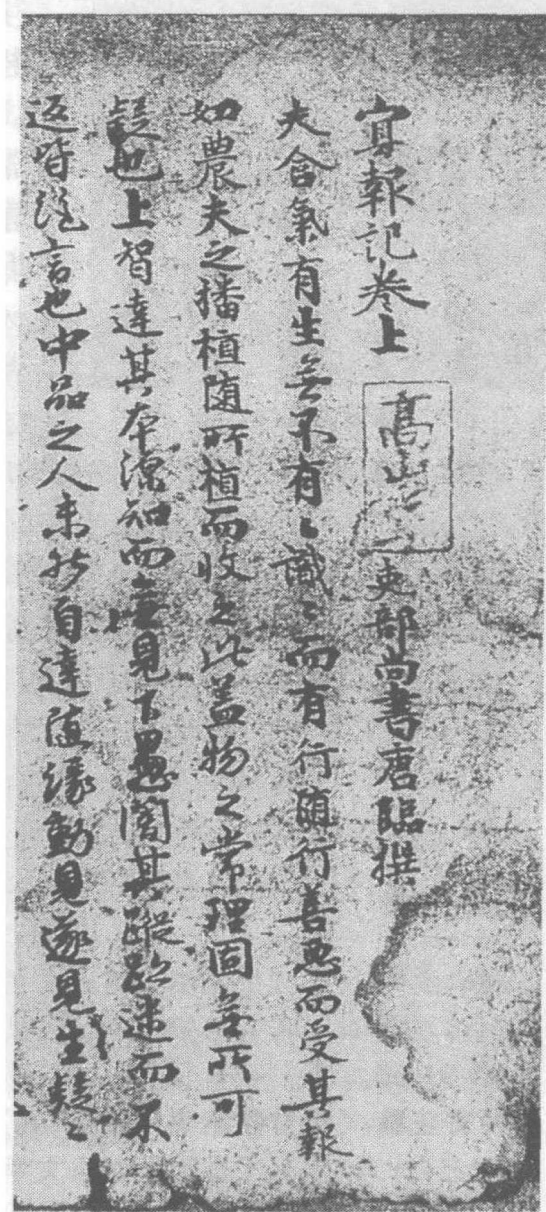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交流·

日本知恩院藏《冥报记》古写本的传承与著录考略*
——兼谈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旧持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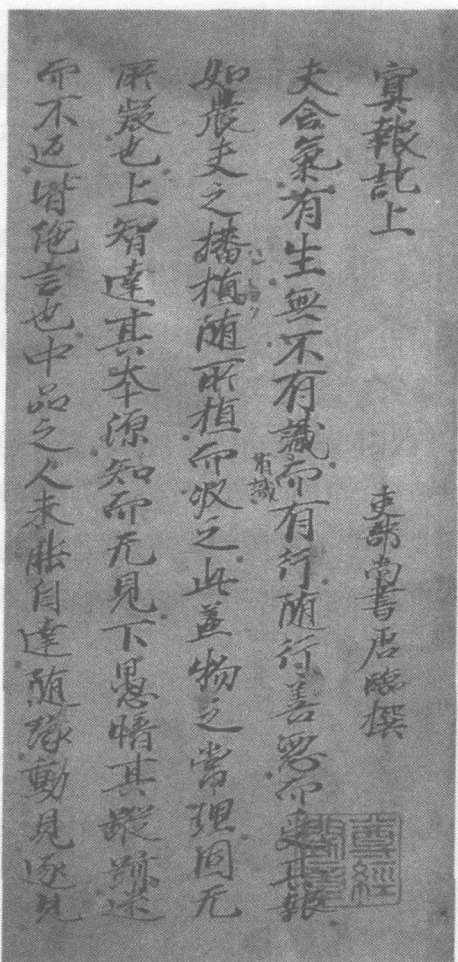
李 铭 敬

《冥报记》为唐朝初年唐临所撰，是一部鼓吹佛教因果报应的“辅教小说”。其成书时间史书无载，依书中所录故事，大致可推测为永徽年间(650-655)。岑仲勉先生考之为永徽四年(653)。《旧唐书》卷八十五《唐临传》云：“所撰《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冥报记》成书不久，即有郎余令之续书《冥报拾遗》问世。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对本书多有涉及，并大量徵引了书中的故事。宋代所编《太平广记》中亦多见引载。该书所记有关房山云居寺石刻以及三阶教创始人信行等诸事，尤为人们所重，屡被引述。例如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所撰《重修云居寺一千八邑会之碑》中，即有“静琬漂木涌泉之异，在唐临《冥报记》”之文。可见《冥报记》一书在后世有着广泛的影响。不惟如此，《冥报记》早在奈良时期(710-794)即由日本遣唐僧人携带归国，对日本民间佛教的普及与佛教说话文学的形成等均产生过极大影响。比如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日本佛教说话文学滥觞之作《日本灵异记》一书，就是在《冥报记》的直接



高山寺藏本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5JAZH014)。



前田家藏本

影响下编撰的。撰者景戒在其序文中说：“昔汉地造《冥报记》，大唐国作《般若验记》。何唯慎乎他国传录，弗信恐乎自土奇事。”由此可以推断，“他国传录”之《冥报记》，在当时的日本佛门僧侣间是极为盛行的。

《冥报记》国内久佚，然而在日本却有多种古写本见存，如高山寺藏本、前田家尊经阁文库藏本、知恩院藏本等诸写本。前两种已有多种介绍和整理研究，仅就国内而言，《涵芬楼秘笈》第六辑所收录的铅字版、中华书局出版的方诗铭辑校本等皆以高山寺藏本为底本，岑仲勉先生的名作《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亦是据涵芬楼印本考辨而撰成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外文善本中亦有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本大阪油谷博文堂印行的高山寺藏本之影印本^①。至于前田家藏本，因日本说话文学巨著《今昔物語集》中收录《冥报记》四十八则故事是据此写本系统的本子进行翻译的，加之此写本所收录故事条数最多，较多保留了《冥报记》的原本形态，故而格外受到重视。早期有昭和十二年

（1937）尊经阁文库印行的影印本，近期则有平成十一年（1999）勉诚出版社出版的彩印本。片寄正義、川口久雄等诸学者皆有关于此写本堪为注明的论述^②，最近又有徐俊先生所撰《日本侯爵前田家藏本〈冥报记〉斡研》^③一文，对前田家藏本胜出他本之处，比附高山寺本和《法苑珠林》等相关资料，作了详细的比勘论证，进一步明确了此写本的价值。另外，笔者曾撰《〈冥报记〉的古抄本与传承》^④一文，首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此写本的存在。

对照上述两种写本，知恩院藏本的介绍与研究则显得甚为薄弱。此写本至今尚未公开，虽然它曾经作为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高山寺本《冥报记》的校对本使用过，平成五年《学苑》^⑤亦刊出了此写本的翻印文，但对此写本的具体情

①顾彝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有关高山寺古写本的日本影印本可参拙稿《〈冥报记〉的古抄本与传承》，《文献》2000年第3期，第80-91页。

②片寄正義：《今昔物語集の研究・上》，三省堂，1943年。川口久雄：《冥報記と今昔物語集などについて》，《金沢大学法文学部論集》文学篇十四，1992年。

③《文史》2003年第1辑。

④参看注①。

⑤《学苑》第645号，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化研究所，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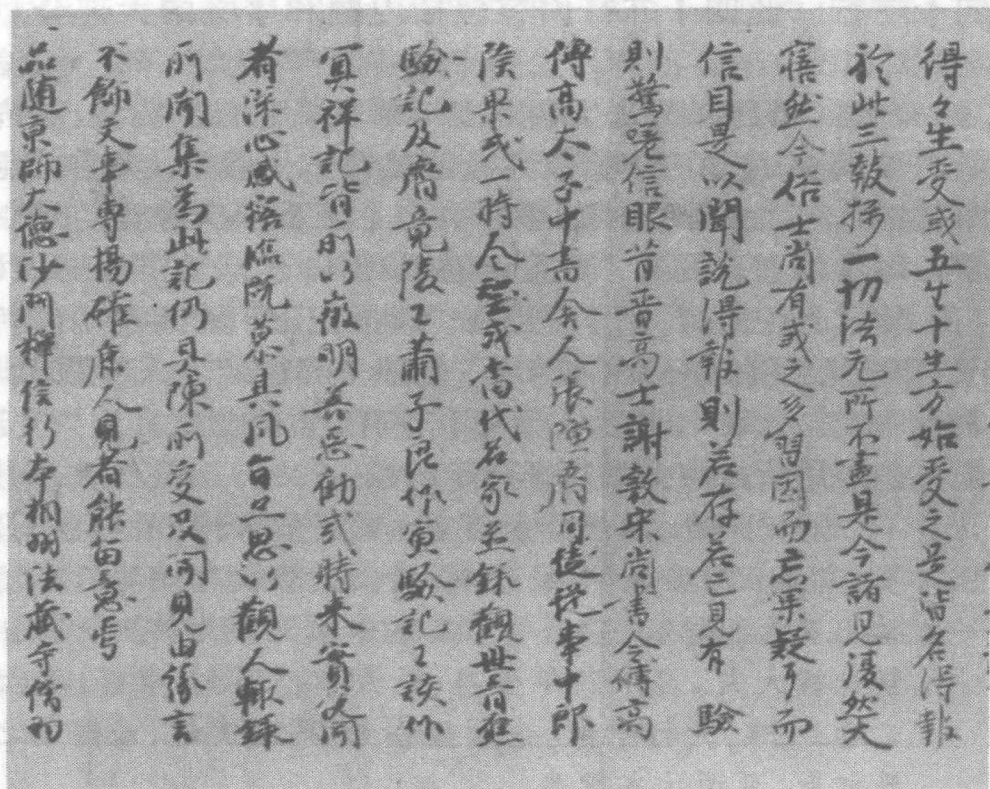
况皆略无交代。另外,笔者在所撰论文中,曾就知恩院藏本作过简单的介绍,并就其与同时并举的所谓三缘山寺藏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杨守敬所持本之间的关系作过推论,但仍有未决之处。基于此种情况,笔者在2001年得到日本知恩院文化财保存局的特别许可后,首次对知恩院藏本进行了实际阅览和调查。此文即是据当时的调查撰写而成的^①。

二

知恩院坐落在京都府东山区,是日本净土宗开山之祖法然和尚的念佛道场和示寂之地,现为日本净土宗之总本山。寺内庭院宽敞,三门、御影堂、方丈等建筑规模宏大,静穆古雅。然而,此寺所藏《冥报记》古写本并非置于此处,而是委托京都国立博物馆代为收藏。京都国立博物馆亦设在东山区,十一月份一个天晴气爽的午后,笔者按事先约定来到博物馆特别资料阅览室,对《冥报记》古写本进行了为时近三个小时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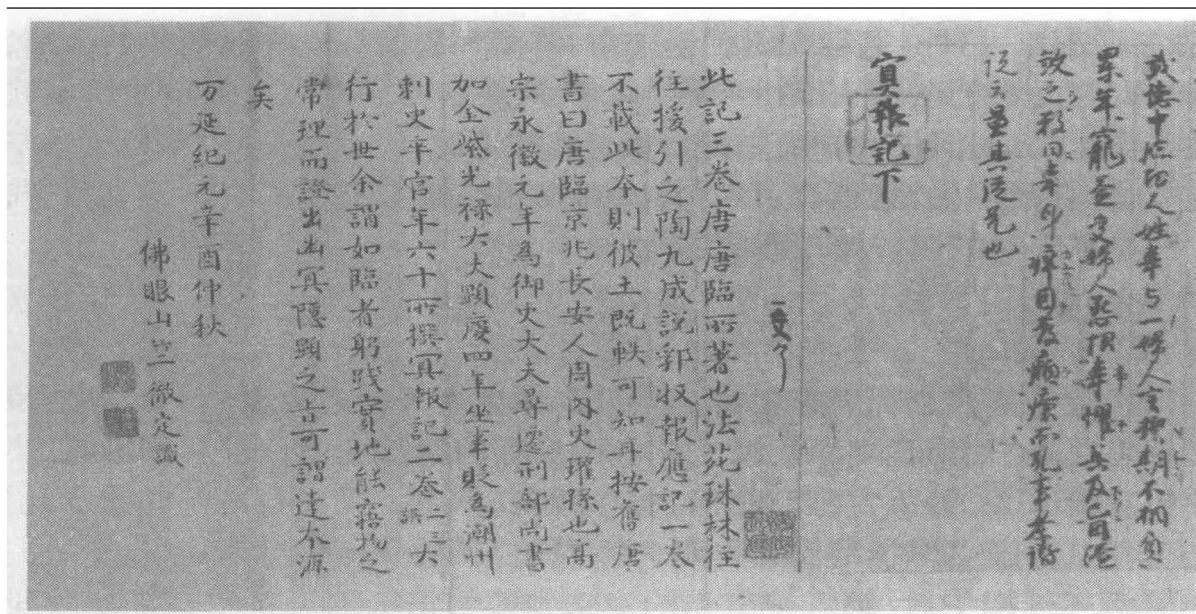
知恩院藏《冥报记》古写本为纸本卷子装,三卷一轴。上、中、下三卷共收四十一则故事,较高山寺本少十二则,较前田家本少十六则。上卷十一则,始自《隋释信行》,终于《扬州严恭》;中卷十三则,始自《隋大业中客僧》,终于《邵师弁》;下卷十七则,始自《后魏崔浩》,终于《武德中姓韦》。另外,中卷第九则《董雄》与第十则《苏长》之间在抄写上没有另起改行。

卷子的标纸部分显得古旧,略有虫损。它和卷首三纸之间、以及卷尾所书识语一纸与其前部分之间处均有接缝。除去标纸部分和识语部分之外,卷纸背面皆加裱一层薄纸。卷首至卷尾均有



知恩院藏本

^①调查后用日文所撰论文,于次年发表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国文学研究》第137集(2002年6月)上。此次据日文稿重加修订,并首次公开珍贵图片资料数枚,希对国内同行学者有所裨益。



知恩院藏本

上下单线栏边,自中卷第八话倒数第二行起至下卷卷尾都标有行格界线。纸幅二十七.六厘米,全长一千四百二十三.二厘米。共有二十八纸,每纸二十三行或二十四行,每行大致为十五字至二十字不等。卷首三纸为后来补加,笔迹与其后部分截然不同。第一纸为十五行,第二纸为十七行,第三纸为十一行,三纸共四十三行。此四十三行内容包括内题和序文的大部分(截至“宋尚书傅高”)。

表题(外题)墨书“冥报记”,题下端贴有一标签,签内分四行写有“第七〇二号/摘要·を20·合壹卷/冥报记三卷/知恩院”。卷首前空白页钤有“华顶文库”之印。卷首题(内题)右下方自上至下依次钤有“欣赏”“彻定珍藏”两方印。每卷的卷首题有“冥报记卷上(中、下)、吏部尚书唐临撰”,其卷尾题有“冥报记上(中、下)”,而且在“冥报记下”的四字中间钤有“信”字的方形印。下卷卷尾有“一交(校)了”的墨书和彻定上人所题识语。识语第一行右下方有“彻定珍藏”、最后一行左下方有“古经堂之印”“彻定之印”等三方钤印记。识语用行楷字体书写,今录于此:

此记三卷,唐唐临所著也。《法苑珠林》往往援引之。陶九成《说郛》收《报应记》一卷,不载此本,则彼土既佚可知耳。按《旧唐书》曰:唐临,京兆长安人,周内史瓘孙也。高宗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报记》二卷二三误,大行于世。余谓如临者,躬践实地,能寤物之常理而证出幽冥隐显之旨,可谓达本源矣。

万延纪元辛酉仲秋 佛眼山竺彻定识

识语主要记述了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冥报记》原为三卷,《旧唐书》所记“二卷”当为“三卷”之误。第二,《法苑珠林》多援引《冥报记》而《说郛》只收录唐临《报应记》,说明《冥报记》已失于中土。第三,介绍撰者唐临之略历,并

简述自己对撰者及本书的见解。

关于第一点,所谓两卷为三卷之误,当是彻定据古写本而下的推断,谅别无史料可依。第二点,再编《说郛》卷七十二收录《报应记》十八则《金刚经》灵验故事,谓之唐临所撰。《报应记》乃佚书,较早见《太平广记》卷一〇二和一〇三引载。其撰者并非唐临,乃唐代卢求^①。彻定之识语,当为袭用《说郛》之误。但《冥报记》久佚中土乃是事实。杨守敬谓之佚于宋代以后,而据上述辽碑中之引述则可知,此书亦见存于当时与宋并存的辽国。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识语末尾所署的年月“万延纪元辛酉”即是文久元年(1861)。“佛眼山”是日本净土宗关东十八檀林之一的岩槻佛眼山净国寺。“彻定”乃是知恩院七十五世养鸕彻定(日文用应写为“養鸕徹定”)。据《彻定上人年谱》^②所载,彻定在文久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晋升岩槻佛眼山净国寺住持,可知此识语撰就于他入住净国寺期间。以下对知恩院藏本《冥报记》的传承及与彻定上人的关联等略作详考。

三

养鸕彻定亦名鸕饲彻定,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至明治时代(1868-1912)活跃的净土宗学僧,谥号顺誉,莲社号曰瑞莲社。别号松翁、古溪、杞忧道人、古经堂主人等。文化十一年(1814)生,天保三年(1832)入江户(东京)三缘山增上寺学习宗学,十三年为增上寺新谷学寮寮主。明治七年(1874)移锡京都知恩院,成为其第七十五代住持。二十年四月辞去知恩院住持,二十四年三月圆寂于名古屋阿弥陀堂。他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古籍考证史家,著有《开山取藏古本搜索录》、《古经搜索录》(正续)、《古经题跋》、《译场列位》等多种著述。明治五年九月,根据太政官布告僧徒定姓时,将“鸕饲”改为古字“养鸕”。现在他的名字多写为“养鸕彻定”,世人亦多称其为“彻定上人”^③。

彻定生前与菊池三溪、石川鸿斋等有名的汉学者多有交游,翻检昭和五十三年(1978)由彻定上人遗文集刊行会整理出版的《古经堂诗文钞》,甚为惊叹其汉学造诣之深湛。嘉永五年(1852)彻定奉冠誉慧严大僧正之命,驻锡京都鹿谷法然院阅览忍澈上人的《大藏经校对录》。他以此为契机,进而探求大和古寺的古藏经,收购了奈良汉国町念佛寺袋中上人所收集的中国与日本的古写经等,携归三缘山增上寺收藏。同年初冬,撰写了《古经搜索录》。在此书中即有关于《冥报记》的记载,今录之如下:

①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金刚经报应记〉条,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牧野谛亮:《彻定上人年谱》,《古经搜索录乾坤》别册,1972年。

③参照藤堂祐范:《增订新版净土文化新论》所载《养鸕松翁彻定门主》,山喜房佛书林,1979年;寺本哲荣:《彻定上人》,总本山知恩院,1925年刊;牧野谛亮:《彻定上人年谱》等。

唐吏部尚书唐临所著。唐临传见《旧唐书》及《法苑珠林》。定尝览梅山高山寺藏,与此本书体相似,盖六七百年前物也。又有《报应记》一卷,见陶九成《说郛》。^①

这里记述的“冥报记三卷、一轴”的卷子本,即应是现在的知恩院藏古写本。前述知恩院藏本卷末所附彻定的题跋识语在文字记述上与此相类似,因此可以推测,它应是据此记事扩展而成的。也就是说,彻定早在三缘山增上寺新谷学寮时期就拥有了此《冥报记》古写本。

明治七年彻定成为知恩院住持时,他将自己始于三缘山增上寺时期收集的古写经、古板经和绘画、美术、工艺等数百件藏品寄赠给知恩院,《华顶山古经目录》^②著录了这些寄赠品。在此《目录》“甲之古写经之三·平安时代古写经”中,收有知恩院藏本卷尾的题跋识语。前章已介绍过,此识语是彻定入住佛眼山净国寺以后撰写的。此后,他于明治五年入住浅草誓愿寺,次年又转任小石川传通院。即是说,彻定所持《冥报记》,随他的数次转任,自三缘山增上寺至净国寺,最后辗转而传至知恩院,成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知恩院藏本。

四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此写本在传入知恩院之前的著录情况。首先,《经籍访古志》对彻定在三缘山增上寺时所藏《冥报记》作了著录。江户末期著名的文物考证学家狩谷棧斋曾经与其同好在其寓所“求古楼”定期召开古书鉴赏会,对各种古籍文献进行考评论证。《经籍访古志》一书即是由其门下弟子涩江抽斋和森立之等据鉴赏会所留存下来的书目及笔录等进行整理研究而编撰的。此书数易其稿,在初稿本^③中未见有《冥报记》之条目。二稿本初立“释家类”一项,其目次中始有“冥报记、钞本、三缘山”之著录。据长泽规矩也《〈经籍访古志〉考》^④一文,二稿本成书于安政元年(1854),其释家类项目由涩江抽斋执笔。我们在上文提到过,彻定于此前的嘉永五年(1852)在三缘山增上寺撰成《古经搜索录》,并著录了其所藏《冥报记》。由此可以推测,涩江是见过增上寺所藏《冥报记》,并据此撰写了《冥报记》条目的。现在我们通常见到的《经籍访古志》,是附有安政三年海保渔村作序的徐氏铅印本及据此本再校的《解题丛书》所收本。今移录《解题丛书》所收本中著录《冥报记》的部分文字如下:

①引自神田喜一郎藏彻定手稿《古经搜索录》复制本(京都·藤原弘道,1972年)。

②《第十一回京都大藏会展観目錄抜粹》,総本山知恩院,1925年刊。

③《经籍访古志初稿本》影印二册,日本書誌学会,1935年。

④《図書館雑誌》通巻192号,日本図書館協会発行,1935年;《長沢規矩也著作集》(汲古書院,1982年)第二巻收录。

卷首题冥报记卷上,吏部尚书唐临撰,次有序文,论当时报、累年报、子孙报、现报、生报、得报之别。上卷始隋释信行,终扬州严恭。中卷始隋大业中客僧,终邵师弁。下卷始后魏崔浩,终武德中姓韦。皆载其冥报事迹。界长七寸六分,幅七分,每行十六、七字至十九字。不记抄写年月,审是四百年许前书本也。卷首二张缺,以高山寺本补完。按此书《旧唐志》入于史部杂传,《宋志》收于子部小说家,并云二卷,考之本传亦同。然此本依李唐旧本传录,非经后来分析者,则史志偶误耳。又考诸家书目,绝不登载,知其隐晦已久。而此卷尚存,岂可不贵重哉。^①

将这段著录文字与第二章中对知恩院藏本的考述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二者近乎完全吻合。其实,这段关于“三缘山某院藏”旧钞卷子本的记述,就是知恩院现藏本的早期著录。但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将三缘山藏本与知恩院藏本看作两个不同的写本。

造成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长期混乱不清的原因,与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杨守敬旧持本(以下简称“台湾藏本”)亦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台湾藏本长久以来被误认作三缘山旧藏本。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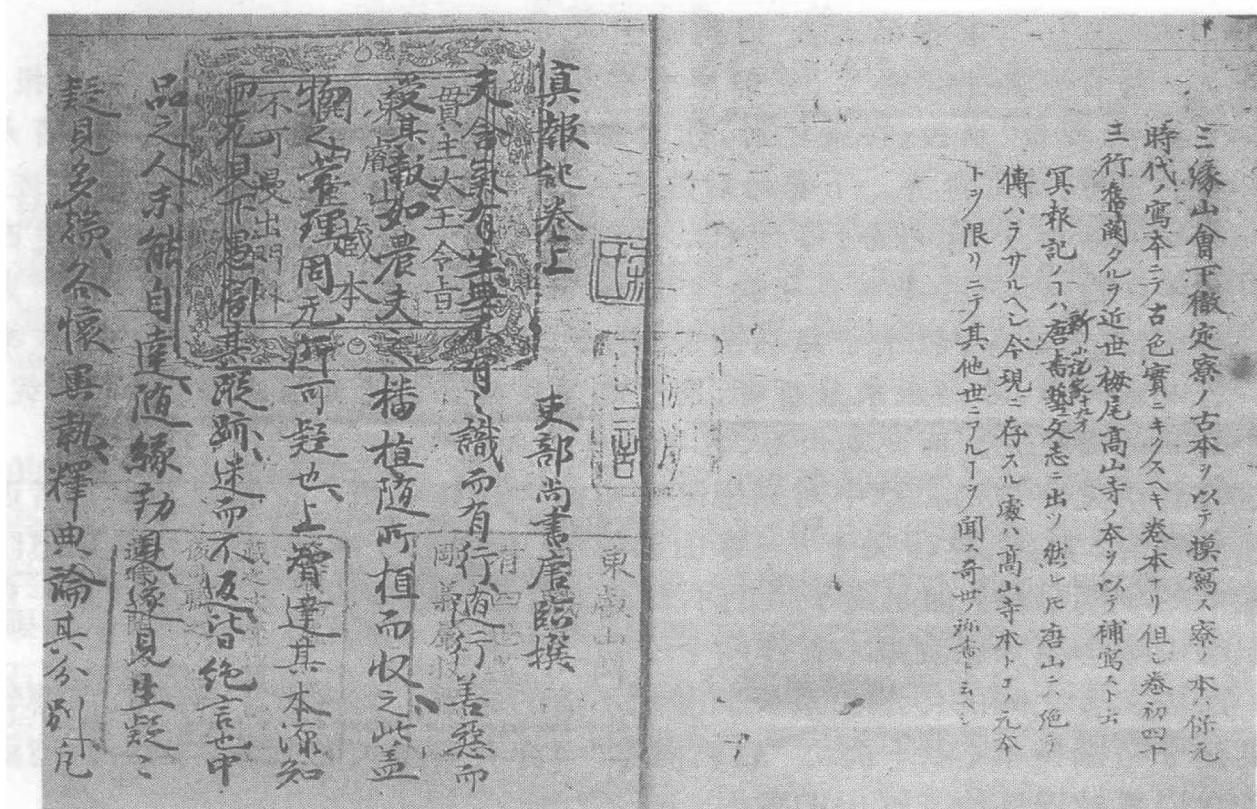
台湾藏本是杨守敬于明治十年代在日本购求的。杨守敬归国后,此写本成为其观海堂藏书之一种。此之经纬可见于杨氏著书《日本访书志》。杨守敬歿后,观海堂藏书被国民政府收购,一时充作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该图书馆印行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卷三“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之中著录了此写本。后来随国民政府败迁台湾,此写本遂与大批文物一同归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昭和四十年代后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阿部隆一教授对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杨氏观海堂善本进行了调查,并撰成《中国访书志》一书。本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个写本的情况。调查当时拍摄了大量的微缩胶卷,其中即含此写本。这些胶卷现在归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收藏。

笔者在调查知恩院藏本之前,前往斯道文库查阅了台湾藏本的胶卷。封皮左上方贴有题签,题签上端小字横书“东叡山文库”,扉页内面有用行楷体汉字杂假名书写的日文识语,译作汉文为:

以三缘山会下彻定寮之古本模写。寮本为保元时代写本,实乃古色可掬之卷本也。但云卷初四十三行旧缺,以近世梅尾高山寺之本补写之。《冥报记》之事出《唐书·艺文志》。然谅唐山绝传,今现存之处唯限高山寺本与此之原本,未闻世有他存,可谓奇世之珍书。

另外,卷首一纸内有三方阳文印,上方的一枚最大,印文为“贯主大王令旨/东

^①引自广谷雄太郎:《解题叢書》,国书刊行会,1925年。



台湾藏本

叡山开山堂藏本/不可漫出门外”。下方的两枚自左而右分别为“东叡山开山堂/司职真如院十/有四世莲花金刚义严收藏之”、“发愿遍罗和汉典籍/藏之文库以报四恩/后司职之人若有补遗时以闻焉义严记”（/为分行处）。

通过上面的识语和印文可知，台湾藏本乃三缘山彻定寮所藏古本的模写本，原为东叡山开山堂司职、真如院十四世义严和尚收藏。而且，从卷首一纸下方的两枚印章的文字来看，此写本极有可能是义严和尚在任东叡山开山堂司职之时模写的。东叡山即是今天坐落在东京上野的宽永寺的山号。据东叡山当时的规矩，开山堂司职原则上由真如院住持兼任^①。《东叡山子院现住法脉记》^②中载有义严和尚的略历，据此可知，义严于文化九年（1812）任真如院住持，嘉永元年（1848）移住凌云院。由此可以推测，此写本当是在文化九年至嘉永元年之间模写的。同时，因为模写所用原本是“彻定寮之古本”，所以必定是在彻定当上三缘山增上寺学寮长的天保十三年（1842）之后模写的。即是说，义严收藏的写本应该写成于天保十三年至嘉永元年之间（1842-1848）。

东叡山义严和尚的藏本是如何流出其山门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知道，就是它在成为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之前，曾经为森立之所收藏过。这从模写本题签上所盖“森氏开万册府之记”之印、卷首一纸上所盖“森氏”之印以及卷首卷尾所见森氏所书题跋和钤印可知。森氏的题跋用汉文书写，今移录卷末

①承蒙宽永寺水上文義先生教示。

②《天台宗全書》第二十四卷。

一段如下:

此书真是李唐之遗卷,见存上中下三卷,而新旧《唐志》俱云二卷,《见在书目》云十卷,恐一讹。书中文字,六朝俗字甚多,其傍训假字,亦有古体可取征者,但展转传写,误字不鲜。今于字傍朱书,聊以愚见考正之。后之读此书者,或再考以正之,则幸甚也。明治丙子三月初八日,古稀翁枳园。

“枳园”乃森氏之号,他生于1807年,“明治丙子”即明治九年(1876),正逢其“古稀”之年。这说明此时东叡山文库义严藏本已归入森氏开万册府。明治十三年,杨守敬赴日本,在其后的四年间,他与日本的文人学者密切交流和交往,收集了大量留存于日本的古钞本、中国古刊本和日本刊刻汉文典籍。而森立之即是在杨守敬收集这些古本时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人物。杨守敬最初就是藉着森氏等所著《经籍访古志》为线索而搜书的,明治十四年一月杨守敬访问森立之,向他传达了欲购买其藏书的意图。据两人会面时的笔谈录《清客笔话》中记载,森立之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卖给了杨守敬,不欲出手的书亦借与其抄写^①。东叡山写本当是杨守敬在这一时期从森立之手中购得的,则已无所置疑。写本卷首扉页上亦可见到杨氏的三方印章,自上至下依次是“杨守敬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飞青阁藏书印”。



台湾藏本

杨守敬将所购得的东叡山文库藏本记录在他的《日本访书志》中,然而,此中叙述却有不少的错误,下面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余于日本得古钞本三卷,首题吏部尚书唐临撰,有临自序。上卷十一条,中卷十一条,下卷十六条。相传是三缘山寺保元年间写本,首缺四十三行,以高山寺藏本补之。上卷前七条皆僧尼事,当是日本释子所节钞而又臆分为三卷也。^②

在这段记述中,中下两卷实际所收录的故事条数皆有出入,正确的数字应为中卷十三条、下卷十七条。这里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杨守敬将所得的东叡山文库之模本误认作是模写时所依据的原本,即三缘山彻定寮藏本了。看来杨守敬是将写本扉页内面识语中“以三缘山会下彻定寮之古本模写,寮本为保元时代写本”的日文叙述读错,直接把模本当成“寮本”,而有“相传是三缘山寺保元年间写本”的错误叙述。

杨守敬的错误记述,后来以讹传讹,招致杨守敬所得就是三缘山旧藏本的

①陈捷:《日本における楊守敬の訪書活動》,岩波书店刊《文学》2000年第5-6号。

②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光绪二十三年刊行本,1967年。

混乱。例如,前田家尊经阁文库藏本影印时所附永山近则的《解题》^①和高山寺藏本影印时所附内藤湖南的《跋文》^②,都依据《日本访书志》的记述,认为杨守敬所持本(台湾藏本)是日本保元年间(1156-1159)的写本即三缘山彻定寮旧藏本。这样一来,三缘山旧藏本即是知恩院现藏本的真相反而被掩盖了。直到阿部隆一教授对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观海堂善本进行调查而实际看到杨氏旧藏本时,这个问题才终于有所觉察,推测知恩院本可能即是三缘山旧藏本^③。

此外,彻定嘉永五年购得奈良念佛寺袋中和尚的旧藏后归增上寺,并于同年冬著《古经搜索录》。因为此书中所见《冥报记》的著录夹杂于袋中旧藏古经之中,而且《冥报记》卷末所见“一交(校)了”的墨书与袋中所藏古经中的“袋中一校”亦相吻合,故有的学者推测彻定所藏《冥报记》可能出自袋中旧藏古经中^④。但是通过我们对东叡山旧藏本的模写时间至迟在嘉永元年可知,彻定在收购袋中旧藏古经之前就收藏了《冥报记》。所以彻定所获得的《冥报记》写本该另有别的途径。再者,台湾藏本扉页识语所云“近世梅尾高山寺之本”中之“近世”,当是误传或误写,因为高山寺藏本乃唐写本,未闻其另有近世写本云云。

六

长期以来,由于知恩院藏本没有公之于众,台湾藏本亦难以见到,人们对于知恩院藏本与《经籍访古志》所著录的“三缘山某院藏”本、台湾藏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致使在介绍《冥报记》的古写本时,往往将知恩院藏本和三缘山旧藏本看作两个不同的古写本,或者将台湾藏本和三缘山旧藏本看作是同一写本。阿部隆一教授虽有所觉察,但他未能作进一步的调查,致使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走出推测的领域,一般的学者仍未能得到明确的认识。笔者通过本次对知恩院藏本的实际调查和考证,首次弄清了知恩院藏本的传承经纬和它与台湾藏本的关系,并详细考证了台湾藏本的模写时间及收藏原委。今概括如下:

《经籍访古志》卷五著录的“三缘山某院藏”《冥报记》就是现在的知恩院藏本。它是彻定在三缘山增上寺新谷学寮时期的收藏品,且在嘉永元年(1848)时就已经收藏了。文久元年(1861)彻定成为檀林岩槻佛眼山净国寺住持,此年秋,于写本卷末撰写识语。明治七年(1874)晋升知恩院住持时,将写本连同古写经等赠与知恩院,现在被委托收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台湾藏本是知恩院藏本的模写本。原为东叡山开山堂司职义严和尚所藏,流出寺门后,

①②拙稿《冥报记的古抄本与传承》,《文献》2000年第3期。

③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汲古书院,1976年。

④藤堂恭俊:《養鷗徹定の古經蒐集と南都念仏寺藏古經》,《藤堂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学佛教学論集》乾,1973年。

经森立之收藏后卖与杨守敬，成为观海堂藏书之一。现归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由于《日本访书志》的错误记述，此本多年来被误认作三缘山旧藏本。为了消除混乱，今后应将“三缘山藏本”的称呼统一为知恩院藏本。

另外，关于知恩院藏本的抄写年代问题，彻定上人 1852 年著《古经搜索录》时称是六、七百年前，即十二世纪的写本。台湾藏本扉页内面识语称为保元年间（1156-1159）的说法大概是基于彻定的推断。以后《华顶山古经目录》将其归类为平安时代古写经、《中国访书志》将其称作“平安抄本”、藤堂祐范撰《知恩院的古写经和古版经》^①一文中称其为不晚于平安时代中期的写本等大都沿袭前说。《经籍访古志》上说是“四百年许前”，按本书第二稿成书于安政元年（1853）的说法来推算，大约为十五世纪中叶，当是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期，与前面“平安时代”的说法不同。笔者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实际考察时，发现装写本的木制盒内附有署名“筑岛裕志”的手书信笺^②。筑岛裕是日本著名的古文字研究家，他在信笺中记述了对写本中附注的日本古假名训点的特征，据他的考察，这些假名训点使用了古体或古体的重复符号，日本院政时期（1086-1185）的特征很显著，由此推断，该写本当不晚于前田家尊经阁收藏的长治二年（1105）写本。

附注：在此次对知恩院藏本和台湾藏本《冥报记》的调查中，得到了知恩院文化财产保存局、京都国立博物馆资料管理室及羽田聪先生、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高桥智先生、宽永寺水上文义先生、立教大学小峰和明先生、昭和女子大学原田亲贞先生及有关各位的大力协助或赐教，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

①参看寺本哲荣：《彻定上人》。

②撰写时间为昭和三十七年（1962）7月25日。